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四十三目録

策

君術一 小蘇
君術二 小蘇
君術三 小蘇
君術四 小蘇
君術五 小蘇
臣事一 小蘇
臣事二 小蘇
臣事三 小蘇

臣事四 小蘇

臣事五 小蘇

臣事六 小蘇

臣事七 小蘇

臣事八 小蘇

臣事九 小蘇

臣事十 小蘇

君術一 小蘇

文編卷之四十三目錄

文編卷之四十三　策

武進　荊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君術一　小蘇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閒歲

天子常詔兩制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彊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爲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説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説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

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彊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

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蹀蹀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

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趑趄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

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横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

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二　小蘇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

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方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鉠然有所不悦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强之也强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

心也然循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
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嘗其東而
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
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
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
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
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
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
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
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

常言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舋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

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欲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三　小蘇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爲善而亦可以爲不善何者其道無常是故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是以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爲義也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名者其所以爲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爲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爲人也不失爲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

見此其爲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爲仁而有所不殺以爲義義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爲無殺人以爲仁而姑爲果於殺人以爲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

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爲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爲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義之名使

已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矣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　天子之用心矣古之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

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蹙頞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君術四　　小蘇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與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緦緦然而

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

爲徒患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宄者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寛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

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横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

蓋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五　小蘇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

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者

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

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别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溺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

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䠞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

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君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畚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

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衞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

而不可奪者竊觀　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

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二　　小蘇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旣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

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强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　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

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鎭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

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之亦
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强
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
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
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
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
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
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
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
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

强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强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

察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臣事三　　小蘇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彊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携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

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君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

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收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收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

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其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彊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

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
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可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
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致死何者氣盛故
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
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
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
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
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
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
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

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事四　小蘇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疆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和世祖顯宗

號乎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彊臣與
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
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
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
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
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
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
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
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
授之以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

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

殄緩則畏而怨之而有忌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
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盖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
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
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
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
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
利而不受其害者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
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　太
祖　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
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

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　當今之世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　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揺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

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illegible]
其擇之之勞而遂以廢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
豈必在此也

臣事五　小蘇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上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

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圜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役夫惟不欲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

僕之彊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
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
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
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
有難而起起而鬬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
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　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
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
多而士卒之趦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
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
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

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　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月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苦如畏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

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
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
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
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
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
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略如漢制設爲諸
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
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爲
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
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

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臣事六　小蘇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

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降替臣嘗已略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洚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内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

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攺官之寵既攺則丧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曹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

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　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

人卓然特立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　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淸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

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無高不峻絕不可攀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與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閒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臣事七　　小蘇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佚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

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

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 方今内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内幸無變而遠方之民咸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苶鹵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

邪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
退斥罷免不免為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
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
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
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　國家
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
詳察天下漕刑之官雖其有所舉按不畏彊禦者而
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為常吏變法而
任勢與之更新使天[illegible]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
為之而其上之人得[illegible]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

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内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臣事八　小蘇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

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然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
可以使之相死路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
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羸餘
以匄貸鄉里之貧民薄息纔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
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
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
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
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
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
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

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横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徃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華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横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　國家每歲收

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求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攺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沿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攺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

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恵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横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

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令夫官吏之法
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
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
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
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
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
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
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
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
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

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九　小蘇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

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

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遍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

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斃於外既至而好惡不
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
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
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
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
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
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
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
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
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

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内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舉國之

而後虞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
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
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
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
哉

臣事十　小蘇

臣聞大臣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
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
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
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

此誠得其所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評允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鬬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四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步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列戟疲弊而不

嘗或免此皆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致
以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
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
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
不䘏其私計益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
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
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
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
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
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

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

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别其多少以特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

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上以厚利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著矣

文編卷之四十三終

文編卷之四十四目錄

策

民政一　小蘇

民政二　小蘇

民政三　小蘇

民政四　小蘇

民政五　小蘇

民政六　小蘇

民政七　小蘇

民政八　小蘇

民政九 小蘇

民政十 小蘇

民政五 小蘇

民政四 小蘇

民政三 小蘇

民政二 小蘇

民政一 小蘇

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帛 子行 校刋

民政一 小蘇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

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疆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疆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　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

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患下之人皆知其無能然
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
之心而閨門之内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
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
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
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
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
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廪豊實婦子喜樂之際以
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
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莒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

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

所以爲臣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諸民之勢遠莫
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令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
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
縣之吏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
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
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
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
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
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
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illegible]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

惰爲民之素所服若爲之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頻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尊使民皆有愧恥勉彊不服之心令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二　小蘇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

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
耕耘戰鬥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
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
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
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
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
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
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
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
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

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

其實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夫
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
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
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
子之所欲與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
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
意今有人使之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
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
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
肥瘠而遞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

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禄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士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

之可取而不爲者謂之無其言不酬無德不報臣以爲
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
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
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
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
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
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
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
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
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

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小蘇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絶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以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

務其親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幼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可安鄉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特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思愛慄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

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愈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illegible]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illegible]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illegible]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illegible]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

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以悅於民者甚備世之君
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爲之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
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
未有以易之而遂絶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
去其邪僻而絶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
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
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
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
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
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

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
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
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
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
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
愚以爲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
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
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
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
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其六者矣而賞罰不辨祭祀不嚴

國家幸而欲臧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猶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四　小蘇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

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鞅爲之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假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

之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餘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鬬天下之地蘇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　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覇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

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必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　蘇

今天下之地所當屯兵之處[illegible]
之罷耳昔者 太祖 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
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詐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
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
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
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子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
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
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罷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
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
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

不可無備之處迺當厚其士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以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民政五　小蘇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遭其破敗

而爲之立法循其鈍[illegible]易[illegible]其爲法[illegible]已盡[illegible]

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一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幷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

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重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買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責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凶年不從而爲發故爲之法曰賤[illegible]

實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糶之以無傷民小饑
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
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
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
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
害農故特設兵以辦天下之武士其始若不傷農者
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
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閒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
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
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

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與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寛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盛而筋力疲懈且其平居自處

甚備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illegible]曰平糴之名學士
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臣亦思其術矣臣嘗聞
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
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
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
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
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
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
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
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

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驅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求其故

之道法而行之以爲治可以无大患矣哉

民政六　小蘇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疆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

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
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
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
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
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
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
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
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
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
有天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

[illegible]出於民民歲役二旬[illegible]
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
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
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
不能守迺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
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
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
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
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
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

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　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般築宫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　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無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

役屬蓋居官之法民之無□事者出夫家之征今
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罪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

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小蘇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

羈旅民有奉上之憂而[illegible]
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
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無天下之遊民饑寒朝夕之
用卹天子不爲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
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
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爲之耕無田
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
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
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非天子之農而富
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游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

族此雖無事乎田然口食其力而無以爲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乏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爲之父母故雖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有其田者廼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爲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爲　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

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荊楚之
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
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
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爲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
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
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而籍其室廬田
爲公田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
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
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

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爲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又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

者[illegible]其有[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以國用爲息今可使郡[illegible]

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民政八　小蘇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耶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千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葺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

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
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
南岡迺觀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
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礪取鍛
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
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耙國之所
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
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
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豈
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

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疆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墝埆之地而　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隊牆收歛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

與私割地以寻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十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

然此廼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　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大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當

嬰之國而大今天下重徭之處亦可漸損而取諸
此矣

民政九　小蘇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

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綿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内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故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

慮以求安其民而常然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
下布四海而海內常苦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
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
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
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
特備論其要云蓋　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
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
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
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
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

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譬之 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方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

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擲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　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惰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内蒐兵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内

收至疆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疆
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
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
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
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
之疆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
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
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
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
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

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者

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太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大

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

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守人而不能使人無

疑其有不服之心聲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

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

安可得而治哉

民政十　小蘇

臣聞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弊

方今二邊固嘗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

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歛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皆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

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
其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
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
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
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郡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
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
戍邊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
相習勇怯不相捏心氣不相合上無顧於墳墓而下
無愛於妻子平居愁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
免無死戰之意不可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

之徒蓋嘗以爲言矣而況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
廩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
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則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
猶守此區區旣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
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鬬之患而其常自以爲出
征行役苦寒暴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豊
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
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
功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
無事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

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切思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既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無所試優游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其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

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内郡之衆計其内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内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鋭而用之惰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文編卷之四十四　終

文編卷之四十五目錄

辭命

齊國佐對晉人　左

王孫圉對趙簡子　左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

晉侯使呂相絕秦　左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左

子産對晉人問獻捷　左

王子朝告諸侯　左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

敬姜論勞逸　國語

郵無正論壘培　國語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

襄王止晉殺衛侯　國語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

臧孫論詰盜　左

吳蹶由對楚子　左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左

陳芋尹蓋對吳子　左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左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左
鄭游吉對士景伯　左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晉陰飴生對秦伯　左
魯展喜犒齊師　左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左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左
戎子駒支對范宣　左
子產對晉讓壞垣　左
鄭子產爭承　左

子產對晉邊吏讓　左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國語
晉郤至答楚子反　左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左
衛祝佗爭先蔡　左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
子產論晉侯疾　左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
趙良說商君　史
隋何說淮南王布　史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埜江胡　帛子行　校刋

齊國佐對晉人　　段　　左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示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覇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用人

王孫圉對趙簡子　段　左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
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

因前事而總推之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
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
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
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
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
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
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

總

合前人材

合前

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寳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寳也

鄭子家告趙宣子　敘事　左

晉侯蒐於黄父遂復合諸侯於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

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徃朝於君徃年正月燭之武徃
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徃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
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
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
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
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
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十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

音節響亮

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

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

焉

晉侯使呂相絶秦　叙事　左

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
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
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
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
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
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宮室傾覆我社稷

師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
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
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
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
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
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
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旣

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於晉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叙事　左

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

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
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
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
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
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
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
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
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
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敘事　左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王子朝告諸侯　叙事　左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

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左史倚相規申

左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
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
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
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
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
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illegible]必誦志而納
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illegible]官師之典倚
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illegible]有瞽史之道
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illegible]以訓御之於

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　之虞聖武公子
實不敢聖於倚相何害周書　至於日中昊不
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　不敢惰今子老
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　爲若常如此楚
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治

敬姜論勞逸　叙事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
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
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
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

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先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鄭無正論壘培　敘事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

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自若焉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轉折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

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灾害先王豈有賴焉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釆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灾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

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
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
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
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
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襄王止晉殺衛侯　轉　國語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
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

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

燭之武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臧孫論詰盜　轉　左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爲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吳蹶由對楚子 轉 左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轉　左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

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
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
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
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

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
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陳芋尹蓋對吳子　轉　左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
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
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
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遣衰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轉　左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

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有爲鄙邑則失位矣若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

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轉　左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

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
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
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
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
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
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
晉人舍之

鄭游吉對士景伯　轉　左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

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豈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轉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
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
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
侯之心焉旣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
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
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

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

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
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
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
度義焉

晉陰飴甥對秦伯　對　左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魯展喜犒齊師　直　左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直　左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直　左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
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直　左

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子產對晉讓壞垣　直　左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

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
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
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
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
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
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產爭承 古丘 左

晉合諸侯於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君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直　左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

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旣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憪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旣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直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

武子操刃於君而謂其以儉免難可見當時知大義者少雖叔向亦不免焉此春秋所以作也

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晉郤至答楚子反　古　左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

覲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乎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

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練　古　左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衛祝佗爭先蔡 古 左

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爲睦分魯公以大路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王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

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之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

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提分解　左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
子說乃輕幣

宮　子產論晉侯疾　各段　左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君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整索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此綠格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子產論尹何為邑　多喻　左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巳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趙良說商君　史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
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
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
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
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
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
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
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
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
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
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
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
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
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
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

於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
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
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
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
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隋何說淮南王布　史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
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
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
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
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
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
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
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
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
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

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以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

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劒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文編卷之四十五終